

856398

台港中青年女作家作品选3

控 诉

十个少妓的自白

漓江出版社

控 诉
十个少妓的自白
漓江出版社





8561198

港台中青年女作家作品选·第三辑

F02594



控诉

马仑·石羊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· 台港中青年女作家作品选(二) ·

控诉——十个少女的自白

马仑 石羊 选编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印刷

※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19700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0册

ISBN 7-5407-0197-8/I·152

统一书号: 10256·831 定价: 2.55元

本书简介

十个少妓的自白十个少妓通过这篇纪实文学，向人们倾吐着她们的沦落、辛酸、意愿、哀求。强烈地控诉着台湾社会的黑暗，控诉着泛滥色情事业对陷入火坑的少妓们的毒害摧残。

天之夕颜退伍后靠退休金生活的父亲那幽灵、野兽般的习性，深深地刺痛了幼小的丁亨。长大后，初恋的情人纪尘又患癌症死去。美好的时刻有如晚霞般短暂。留给丁亨心理及感情的折磨却是永恒的。

橄榄青 发现丈夫保罗带回一个青年女子后，吉娜与他离异了。后来，她把不到二十岁的尚端迎到了乡间的小石屋中。一场悲剧发生后，吉娜发现自己对尚端爱得太深。为了爱，还是为了尚端的学业？吉娜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……

群莺会灯红酒绿的饭店、珠光宝气的首饰、浓装艳抹的粉脸，绫罗绸缎的衣着掩盖下陪酒女郎的痛楚及复杂的情感，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。

责任编辑

飞 飞

封面设计

汤小胤

出版说明

当代台港文学，女性位置突出：女作家作品获奖比例远远超过男作家，1985年畅销书作家中女性占压倒多数。我社首次推出马仑、石羊选编的《台港中青年女作家作品选》，能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对台港文学这种现象了解与研究的需要。

本作品选有如下特色：

一、篇幅大，包容广：五册作品选编六十余位女作家的七十余篇小说，共130万字，其中，一半以上为大陆从未介绍过的作家作品。从不同层次、不同角度、不同时期反映了台港女作家创作的状况。读者可从中获得大量的有关信息。

二、题材广泛，长短兼备：作品中既有对黑暗社会的控诉，又有对纯真情爱的追求；有旖旎的异国情调，有醇厚的乡土气息；有洋洋洒洒的中篇佳作，亦有短小精悍的优美珍品。充实的内容及参差的篇幅，能满足不同志趣、不同修养、不同爱好的读者需要。

三、艺术性与可读性并重：在注重艺术技巧的同时，尽量选取可读性强的作品。研究者可从中窥探作家写作技巧的奥秘，一般读者也能凭此打发业余的时光。

作品选的出版，是一个尝试，我们希望广大读者能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帮助我们办好这项工作。

因入选作品多，涉及面广，及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，事先无法与作者联系。我们将按有关规定，为作者保留稿酬。欢迎作者本人或其委托的代表来领取。

浙江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五月

目 录

朱天文

桃树人家有事..... (1)

朱天心

昨日当我年轻时..... (19)

天之夕颜..... (34)

张晓风

潘渡娜..... (55)

杨明显

姚大妈..... (93)

欧阳子

最后一节课..... (114)

叶 子

橄榄膏..... (128)

断云空..... (139)

陈静惠

人生行路..... (146)

曹又方

群莺会..... (245)

农晴依	
小 盼.....	(266)
祖 琨	
十个少妓的自白.....	(301)
琼 瑶	
深山里.....	(336)
黄凤樱	
毕业典礼.....	(387)
陈幸慈	
昨夜星辰.....	(412)
景小佩	
冷 儿.....	(430)
附 录	
作者简介.....	(455)

桃树人家有事

朱 天 文

人生似舞台。那么，我们的这个舞台上，有两棵桃树，因为是台湾桃树，二月就开花了。两堆霞云底下住着的人家，姓孟，孟先生、孟太太、孟念湘、孟念祖。孟太太二十初几，开家庭美容院，在檐前挂着方方一块青天红地的小招牌，一行电话号码漆白色。记到社区一带各户人家的号码簿子上，孟太太的称谓成了“洗头孟”。由此我们可知，当然还会有猪肉赵、水电钱、杂货孙、瓦斯李之类，百业杂陈。

孟先生今年六十六了，念湘读小学四年级，念祖三年级，姐弟俩每天坐公车三站上下学。孟先生在光复会，写得好字，好四六骈文，长官的应酬信件，或婚丧志庆悼哀什么的，皆由他出手。去年连升八级做到简任一级，还了当年五十儿上校退役的遗憾。这栋二层楼房子，经过翻修加盖，第三

层留给他做书房，赶在秋末完工，连着他的升迁之喜请客，来了多少湖南老乡同事，站在门前观赏他的新家，沥青大理石门楣，嵌着两个泥金大字“攸庭”，四个小字“祖之自署”。人生走到这里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

有的，而且太有。孟先生的全部牙齿都要重做了，前年孟太太准备了六万块钱给他去做牙齿，现在他不但分文皆无，闻知修牙费又涨了三千块，令他苦恼万分。

孟太太她呢？譬如她现在满手泡沫的挂掉电话，回到客人头上继续抓捏，很懊悔刚才电话里到底又没讲。孟太太一根直肠通到底，拦不住闷，对着镜中的客人叹气道：“我先生的同事，打电话来正好给我接到，本来我想直接跟他说，唉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没说，笨！”

客人倒不明白。孟太太道：“我要我先生问他同事，看他们那个单位有没有事我可以做。我早知道，要我先生那种人去问哦，问到下世纪也没影，干脆我自己来问，快多了。”

稍微吃惊的客人道：“不做头发了啊？”

孟太太道：“我先生，顶多再几年就要退休，孩子都还在念书，到时候什么养粮、减免学杂费都没啦，惨不惨。我要找个公家机关做事，就不怕。礼拜天放假日还是可以做头发的。”

客人搭搭话，问她生意做不，孟太太道：“房子自己的嘛，这些椅子、桌子、镜子，连那架护发机，是我先生部下送的，我只管煤气钱，材料钱，每月扣扣掉，赚个一万块有啦。”

客人道：“是啊，天冷，来洗头的也多。”

“差不多。”孟太太道：“冬天洗头多，煤气费得多。夏天剪的多，连剪，连烫，才有赚，冬天一个月有时要叫到三桶瓦斯咧。”

新近，路上刚建好一栋公寓，底楼添开了一家理发店，客人问她有没有受到影响，孟太太乐了，道：“它现在关啦，你不知道！头一个礼拜里有影响，新来的，大家都想去看怎样，人嘛，都是这样。我心想，好吧，给你半年时间，半年以后看你做不做得下去，哈，半年，一个月就关了。我就说，那个店，只会洗头，自己又不会剪、不会吹，请人家师傅来，你不想想，我们这个地方，钱少了请不到人家，钱多了倒赔他还不够，碰倒好师傅人家自己去做喽还来帮你做，神经病！”

客人道：“说的是。它隔壁那家服装店，噯，怎么开在那里？”

孟太太笑死了，道：“名字又难听，罔葱服饰！我去跟它老板娘讲过呀！要不然你就卖贵的，象舶来品那些东西，自己去挑样子，不要多，一样一种，要好看，别的地方不一定买了——没办法啦它那个程度，罔葱，挑也挑不出什么好货。要不然你就卖最便宜的，一百块钱四件那种，可是你要批很多才赚，又会压仓，卖不掉。老板娘牛吹大咧，说她先生在万华卖水果，一个月赚几百万，几百万她还在这里开罔葱。店啊，关一定关的，就是看什么时候关。”

“难怪，前面那个水果摊也是她家的”？客人恍然大悟。

孟太太撇撇嘴，道：“嘿，才奇怪，她家的桔子，又没比别人大，偏偏比别人贵，干么，又不是义卖，谁买！来，冲水。”

客人躺到横椅上来，瓦斯轰地开了。孟太太手脚麻利，给人洗头一点不职业化，保持了家庭主妇的习惯，一个头颅是一颗大白菜，生怕残余农药不干净似的，搓洗得可真是含糊，客人打心底舒服，喜欢来她这里洗头。孟太太生意兴

旺，身为邻长之妻，享用了几年中央日报免费赠送、兼做社区情报交流站，好不风光热闹。老实说，我们看不出她实在有何不足。

有的。我们不该忘记孟先生那笔做牙齿的六万块钱，它为什么会失踪呢？我们猜想，也许是跟那两棵桃树有一点关系。到底有没有关系，让我们看一看桃树尚未开花之前，不，尚未变成一棵树之前，甚至尚未萌芽冲出土壤之前，应该是孟先生挂了十年上校官阶之后决定退役的那一年。那一年，孟太太从南部一家事专科学校毕业，一边做事，一边待字闺中。她的名字叫作黄淑簪。

淑簪的家里务农，在他们那一代，黄先生只生了淑簪的哥哥和淑簪一儿一女，确是少有的事。淑簪生来大声笑，大声讲话，滚厚结实的身体，五官秀翘，紧绷着一弧圆致致的高额头。因为好友阿碧在台北瑞祥建设当会计，邀她来玩，楼下是工地办公室，楼上租给两名光棍。她跟阿碧白天守着办公室，没人来就唱歌聊天，下班后两人去逛街看电影，如此玩了四天才回南部家。孟先生有时在办公室翻看报纸，看完便上楼去，衣着光洁，飘瘦一个人凹瘪瘪两只深目。阿碧秘密告诉她，某某庙前柱子上刻的两行诗句并非某某人题的，实出孟先生所撰，两人于是替孟先生抱不平。

淑簪回家不久，接到孟先生来信，吓她一跳，用功读了几遍，云淡风轻总也读不透它，然光是那俊挺的墨蓝钢笔字，一辈子从来也没人这样写信给她，捧在手中，她只觉不胜其重。很愿意回信给孟先生的，一封信几天撕撕改改还没写成时，又接获孟先生的第二封信，比较读懂了，说阿碧跟他谈到她，他才知道她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南部七县市独唱比赛

得到冠军，非常赞美了她。

这次她很快写了回信，叙述家专三年，有两年半在唱歌，又担任合唱团女高音，乐队吹小喇叭。家专毕业时，包括校长训导主任在内的所有老师都劝她去台北读音乐系，但父亲不准，说女孩子念音乐没用，遂放弃了这条路。淑簪原也不认为有任何不对，她是女儿糊涂，可是黑字写到白纸上，仿佛她的人一点一点被写了出来，连连她初初的青春与哀愁，也都一起被发现了，她忽然悲伤自己没有去念音乐系。但那悲伤又涨满了快乐，她竟不觉在期待孟先生的来信。比她回信更快的回信来了，整厚一叠，展开长长一横卷，她为眼前这张雪白无瑕的宣纸，美丽的毛笔字，和焦甘的墨香，真想嚎啕大哭一场。

如此孟先生写了一年的信，淑簪便要嫁给他。

黄先生难过极了，一个同齿之人平白竟要变成了自己的女婿，无论如何他不能接受。此时我们尚不知，孟先生对淑簪其实还隐瞒了五岁，换言之，他非但不与黄先生同齿，且比黄先生多五岁。

孟先生来过淑簪家两次，两次黄先生都摆明了不欢迎之色。孟先生平生不做二事，一不看人眼色，二不求人，此番仗着反正语言不通，变常逆道拼上老脸不顾了。头一回来，喝了茶就走，都听淑簪在讲话。第二回邀她出门拜访朋友，孟先生道：“我有个老同事在台南，淑簪小姐也认识的。”

“我认识？”淑簪笑起来。

孟先生点头道：“我跟他说起你，他也知道你。”

淑簪惊恐道：“谁啊？”

孟先生微笑道：“我跟他只说了你的名字，他说就是她

呀很会唱歌的那位学生不是。淑簪小姐你看你多有名气。”

她急问是谁，孟先生道：“你们学校的老师，教你们三民主义。”

淑簪泄气道：“他啊，曾炳义。他上课眼睛都不看我们，头抬得喔，这么高，对天花板讲话！”

孟先生蛮尴尬，仍道：“他很高兴我们也认识，说毕业以后就没有见过你，要你去他家玩呢。”

在三民主义老师家里，孟先生照样寡言，淑簪和老师话当年，老师不断向孟先生夸赞她，更向她夸赞孟先生。那个下午孟先生只是荡漾着笑容，坐在小几的一盆水仙旁，嫩黄水仙扎着大红绳头，幽幽吐香。一辈子，这样的一刻，能有几回？淑簪很快乐老师当她是大人，谈着大人的话题，而今天这样的场合，是孟先生给她的。她转头笑嘻嘻的看着他，岂不是，正是他。

孟先生送他回家的途中，她问孟先生：“你在大陆有没有结过婚？”

“没有。”孟先生说。问她：“为什么会这样想？”

淑簪道：“曾老师就有啊，所以他到现在都不结婚。我想你们差不多大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结婚。”

孟先生道：“你很活泼。炳义也说，你家里不象事农。”

淑簪道：“我初中锋头就健喔，演讲比赛、朗读比赛都是派我去参加。我每天早上把制服烫得笔挺，皮鞋擦得亮亮的，爱这样。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外省人咧。那时候就象现在这样胖胖的，很多男生追我，骑脚踏车跟我跟到家，幼稚死了，一个都不理。”

见孟先生不言语，她又另开话头，道：“我读家专的时候，整天唱歌比赛，书都没有念，剩半年要毕业考了，连珠算三级的程度也没有，不拼不行啦，才把一、二、三年的功课拿出来一起读，每天晚上到救国团补习珠算，补到九点半完，然后自己一个人骑脚踏车回家，骑四十五分钟，路黑漆漆的好可怕。后来考试，就三级二级一起给我考过了。”

又道：“刚才你说我家不象做农，以前也有人跟你一样说过。初中我通学吆，有一天在月台等车，好象站长样子的人过来问我，父亲做什么的，我说做农，他不相信，以为我爸爸当什么长。我回家跟爸爸讲，爸爸教我再碰到那人就说他是海军陆战队队长。”说着，淑簪径自笑不可仰，孟先生却迷惘不知笑点何在。她补充道：“那时候我们家养好多鸭子，用六、七个工人，爸爸当工头，所以他自己叫两栖部队。”

两人笑了一阵，淑簪又道：“我爸爸跟我很好，有话比较跟我讲，反而不跟我妈讲，以前他去哪里都带我去，有一次载我去看猪公比赛，我坐在脚踏车后面，半路掉下来他还不知道，一直骑到镇上才发现怎么没有人，吓得半死，原路骑回来，到家看见我在吃粿仔。当时我掉下来也没有哭也不怕，自己就走回家了。”

孟先生笑是笑，仍无话，淑簪叹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我的事情都讲光啦，你的不讲？”

半天，孟先生才道：“淑簪小姐连我的心意还不明白么？”

淑簪仰头望他，傻傻笑起来，家也到了。

她怎么会不明白，编号到七十六的信件，两趟迢迢千里

来看她，这些不是话，那还有什么。当然我们也很明白，即使最露骨的表现，孟先生写在信上的亦不过就是，“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”

淑簪没有跟孟先生讲父亲反对他们交往。她选的，她欢喜，她执意要，在她的想法中，再没有比这个更简单应当的逻辑了。父亲跟她翻了脸，她去求母亲，母亲折她不了，只好帮她向父亲说情，说得松动时，她便写信告诉孟先生，请他替她作主。

孟先生由三民主义老师陪同来家里提亲，择日订婚。黄先生固然国语不灵光，此时根本是拒绝发言，德春叔在他们中间翻译圆场。黄先生开出的聘金吓死人，估计孟先生一名外省郎，退役军人，没基没业的，非打退堂鼓不成。黄先生只是未尝估计到，孟先生有一个颇为庞大的攸县同乡会，以及平时孟先生乐善好施结交来的同事缘、长官缘，所以订婚之后，便开始准备结婚事宜了。

黄先生后悔不迭，扬言不发帖子，不请客，压根儿不承认这桩婚姻。他是真的透顶伤心，当面也发了伤女儿心的话，译成国语是这样：“我没有脸请客啦，请来看新郎是个老头子，人家会笑，笑他这个鸭仔寮的阿善伯，女儿嫁不出去啦，嫁了一个老头子！”

淑簪遂决定在台北公证结婚。临到前一晚，黄先生甚至仍不肯随太太上台北。德春叔奉黄太太召，适时出现来劝驾，正告黄先生，女儿只有这一个，终身大事，为人父者不参加，现下是斗气，以后就成憾欠，随着年岁老大而与日加深的憾欠，何苦。讲到伤心处，黄先生干干掉泪，做人一场真是白费。

婚宴设在英雄馆，孟先生那边请了三十桌，南蛮鲛舌之音沸腾。黄先生这边伶伶仃仃，凑上他们台南来的人，一位三民主义教师，一位市政府主任秘书，连此二位，究竟也是孟先生的人情，黄先生心中的苦呵，火热水深自然不必说了。淑簪简直不敢看父亲，眼波偶尔捎到，心里也难受。

输家黄先生，但我们的赢家孟先生，可也险赢，赢得个光不溜丢。孟先生三十几年来不曾作打算，每月薪饷领到，分文不存，搁在口袋里，吃喝玩乐他已习惯抢付帐，借钱给人也不记得还没还，如此活到五十岁，改了常，想要买栋房子。孟先生等不及差四年才到退役年限，先退役了，领得退休俸买房了。盖到第六期工程时，认识了淑簪，光聘金尚不足，他脸又薄，嘴又硬，跟朋友开不了口，几几要败下阵来。幸好乡亲朋友同事一旦听闻昶之有了女朋友，意欲结婚，皆自动还债的还债，送钱的送钱，因此才把婚事办成了。

结婚两日，新屋子人来人去没断过，全是孟先生的朋友，待她又热络又客气，总说孟先生的湖南骡脾气在他们当中最出名，请她多包涵。有一次她招呼一位袁先生喝茶，孟先生不在场，袁先生聊天告诉她，孟先生的人，是部下畏服他，长官器重他，可同辈呢，知道他脾气大，但凡让避些，也就相安无事。

纷纷云云，带着浓厚的乡音讲出来，淑簪大致听懂一个意思，高兴这屋子是她的，地方是她的，她跟孟先生一起在他们的屋子里款待客人。众人看见的新娘子，嘻笑明朗，红球球的两颊，光致致的高额，也不知该是老孟的福惠，还是老孟的祸水。

因为淑簪听见来帮闲的朋友中有一位叫老谭的，老在人

前说：“永之他太太啊，顶能干，管三个家。”也听熟了，晚上人客都散后，两人灯下对坐，淑箴想起来便问孟先生：“谁是永之他太太？”

孟先生唬道：“你听谁说？”

“老谭。”淑箴学着那乡音道：“永之他太太啊，永之他太太啊，顶能干，管三个家。”自笑不已，复问：“谁是永之？”

孟先生不语，一双注目奸坏奸坏的钉着淑箴死看，半天，笑道：“这个宝，老谭这个宝！”食指到杯中沾了茶水，在他们中间的桌儿面上，写了一字“昶”，考她：“怎么念？”

她大胆念：“永。”

“错，”孟先生道：“读厂。”

“厂”她跟着读。

孟先生教他：“昶，永日，白天时间很长的意思，叫昶，和畅快和畅通用。”又钉住她脸笑，道：“昶之是我的字，老谭他们作怪，叫我永之。”

淑箴想，那么永之他太太是她喽，呆呆在想着。

孟先生摇头笑道：“老谭，个死宝，他扯那些干什么。”执起她手，委婉道：“我本来是想结婚以后再慢慢告诉你，老谭倒先说了，我就告诉你吧，老谭他是我大陆那个太太，他的表哥。”

淑箴愕然，傻了半晌挣不出一句话，孟先生有些失措，道：“那不算数的哟。人在那边，有等于没有。这么多年了，等于没有嘛，你别在意。”

淑箴道：“那为什么说没有结婚？”

孟先生我、我、我的，我不出二字。淑箴道：“有结婚